



恭祝东港的父老乡亲们过年好 祈愿大家幸福平安

寒来暑往，弹指间龙年将近。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们祝父老乡亲们新年吉祥、合家欢乐平安！

回首过去的一年也是天灾人祸频发的一年。2012年是否还会发生类似的灾难？虽然人们充满了忧虑和不安。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希望自己及家人活得幸福、平安，不要有什么灾难降临到自己身边。当灾难真的要降临时，当有人善意的告诉您怎样躲避时，真心期望您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早日“三退”早平安

2004年11月下旬，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在海内外引起巨大轰动。《九评共产党》清楚地揭示了中共邪党是残害国人、摧毁道德、造成中华民族灾难的祸根。中共建政后与天地和神佛为敌，害死了

八千万中国人，恶贯满盈，人神共愤！贵州平塘县发现的“藏字石”揭示了中共邪党必亡的命运。

既然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是上天的意志。只要是它的一员，必须声明退出，不然的话就会在天灭中共时成为它的陪葬品，所以赶紧退出党、团、队才是上策。

印度洋大海啸时，曾有当地人奉劝那些玩性正浓的旅游者赶紧离开，说就要发生大海啸了。可是那些旅游者看着风平浪静的海面，根本不相信那人的劝说，还嘲笑他。不久，灾难来临了……

记住“法轮大法好” 危难来时可自保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

克罗地亚华人明真相 踊跃“三退”

【明慧网】二零一二新年过后，在克罗地亚共和国的首都萨格勒布市出现华人踊跃“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现象。

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退党服务中心义工走进首都萨格勒布市华人商品批发市场，给里面的各个华商摊位分发《九评共产党》和法轮功真相资料，受到商户的欢迎。一些拿到资料的华人，爱不释手，来了业务忙里忙外，但资料揣在身上或攥在手里，得空就看。义工发完一圈回来，接着给人们讲为什么要退出中共相关组织，劝一个退一个。有些华人不等劝，上来主动说：“我也退。共产党完了，大势已去！”

义工问一个在货摊里看真相报的小姑娘退了没有？她说：“我只入

过少先队，要是也需要退，那就快帮我退了吧。”见用化名给她做了登记，小姑娘欢天喜地的。

两个小伙子听了义工讲真相后说：“共产党有多坏就别说了，大家都知道它不好。入队、入团那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我们出来和共产党更不搭界了。”义工说，入队、入团时宣过誓，那是对邪党发的毒誓。现在声明“三退”，就是声明毒誓作废，“三退”，就是退掉毒誓，天灭中共时，不会因为没退掉当初的毒誓而做了中共殉葬品。俩人说：“噢，我们还是团员呢，那就退吧！”

一个华商会长跑过来说：“共产党啥样，我们知道。出来了，就要维护祖国的声誉。你们这样做不好，是搞政治，不爱国，大使馆要是知

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目前法轮功已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当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记住“法轮大法好”时，就能打落中共邪党文化的枷锁，抹去邪党加在你身上的兽印，而且在法轮大法遭到诬蔑迫害时，您还能明白是非、支持正义和善良，这就是最珍贵的一念，就会得到上天的庇佑，从而获得健康、平安。全国各地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危难时刻化险为夷的例子比比皆是。

时间不等人！未来的一年可能将是更为不寻常的一年，愿天佑我中华，愿正义善良的人们都能平安！◇



图：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广场讲真相

道就麻烦了。”义工说：“天要灭中共，我们是劝大家远离邪恶，保平安。这和你说的搞政治不是一回事；共产党坏事做绝，你爱它吗？爱党和爱国也不是一回事。中使馆的人要是阻止‘三退’，他们就真是在自找麻烦。据我们所知，欧洲中使领馆的一些人也在悄悄退党。他们和你一样，不退，同样面临危险。”这位会长听到最后点头了，表示自己也愿意“三退”。

一天里，声明“三退”的有上百人。



东港“六一零”警察对张伟一家的残酷迫害（二）

沈阳大北监狱遭受残酷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四日，张伟被送往沈阳女子监狱三监区六小队。东港市“六一零”与公安局、监狱勾结，对张伟实施残酷的迫害。监区科长果海燕、小队长李春霞指使刑事犯人侯颜、崔艳茹在寒冷的冬天扒下张伟的棉衣棉裤，只穿单衣单裤坐小板凳（一种刑具，高八、九厘米，宽四、五厘米）。每天从早晨六、七点钟一直坐到晚上九点犯人收工，回到监舍后，再接着坐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而且两脚只能放在地上与脚一般大的圆圈内，脚一旦踩线还要挨一顿毒打，时间长达一个月。张伟臀部就磨破了，身体各部位疼痛难忍。一个月后改为罚蹲，一天要蹲二十个小时。连吃饭的时候都得蹲着吃。不让伸腿、不让直腰。每天只准睡两、三个小时。

张伟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李春霞就不给那些犯人细粮，全吃窝窝头，但故意给张伟一碗米饭，让犯人恨张伟。犯人对张伟拳打脚踢，扇耳光，往张伟脸上吐唾沫，污言秽语骂张伟，连续二十多天不让用水、不让用卫生纸，用各种手段侮辱张伟。李春霞指使犯人将张伟关进小屋里，抓住张伟的头发，把头反复的往墙上撞，张伟被撞的眼冒金星，身体剧烈抽动不止，四肢聚在一块，扒都扒不开。头发一把一把的拽掉扔在地上。

崔艳茹专门用小板凳的棱角砸张伟身上的各个关节，疼痛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当日晚上，扒下张伟的上衣，用一根手指粗的铜芯胶皮护套的电线拼命地抽打张伟的后背，张伟被毒打的几乎昏死过去。次日晨，侯颜、崔艳茹这两个恶人在张伟伤痕累累的后背上，用手指来回的掐捏；用两手指尖或用油笔尖在她的后背上乱扎乱捅；将张伟按倒趴在地上，一百几十斤体重的犯人用两手两膝在后背上用力的揉踩，张伟疼得死去活来。

张伟被强迫连续十三天不让睡觉，寒冷的冬天整天二十四小时站着，困了，站不住了，恶人们就往她身上泼冷水，拽着头发往便池里按。在寒风刺骨的晚上，将张伟从脖子开始往单薄的衣服里泼透冷水后，拖到楼外风口处冷冻。衣服冻硬了，身体冻僵了，抓起头发往铁门上摔，同时跟上一顿暴力毒打，然后再推到风口继续冻，等到身体完全失去知觉的时候，将张伟拖到屋里缓一缓，然后再拖出去冻，就这样反复折磨。张伟腿肿得又粗又亮，不能弯曲。脚掌、脚背肿得裂开了往外淌血水，不能走动。从膝盖到脚脖子被犯人用脚踹的全是黑紫色，胳膊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全身到处是伤痕。最后张伟精神完全崩溃了，腰直不起来，头也抬不起来，听到、看到任何人和事物，都没反应，两眼呆直。

在家人的强烈抗议要求下，果海燕、李春霞等人将张伟送进沈阳监管医院去检查。检查结果是张伟全身都是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监狱同意给张伟保外就医。可是，监狱到东港来办理手续，一心想置张伟于死地的东港市公安局拒绝接收张伟，坚决不签字。

二零零三年正月二十四日，监狱看张伟快要死了，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所实施的种种酷刑：老虎凳、暴力毒打、死人床（抻床，也称五马分尸）、电棍电击、抻床、吊铐、灌食（鼻饲）、铁椅子等

为了推卸责任就将张伟直接送回家中。开始时监狱每半年要一次诊断书，本地区指定医院门诊开的诊断就可以。一年后监狱就要鉴定书，也是本地指定医院鉴定的，鉴定费从五千元涨到一万元。每年要体检鉴定两次。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张伟家人被迫花掉的鉴定费就达七万元。

从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八年，张伟在保外就医期间被监狱勒索的各种费用和鉴定费合计十万元。

二零零八年以后，沈阳女子监狱多次打电话向张伟家人要鉴定书，张伟及家人都拒绝配合。监狱贪官气急败坏，于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以“收监”为名，派四名狱警来东港绑架张伟。

东港市公安局 110 警察前来张伟家胁迫绑架张伟，但后因另一突发事件，110 警察临时撤离。在家人和邻里乡亲的强烈抗议、声讨下，沈阳女子监狱企图继续迫害张伟的阴谋没有得逞。

丈夫孙风昌被判刑半年，酷刑折磨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七日张伟挣脱邪恶的魔爪以后，十天后，丈夫孙风昌因给张伟送去一千元钱生活费而被东港市公安局非法抓捕，并遭恶警毒打。孙风昌被关进东港看守所。孙风昌被非法抓捕后遭受残酷折磨，同年七月，孙风昌得了严重的胃溃疡，急需要手术。公安局强迫家属交了一万元的“押金”后，才将孙风昌以“取保候审”的罪名放回家治病。

孙风昌放回家治病不到一个月，即同年八月，东港市公安局刘华、周恒臣、王润龙一伙再次将孙风昌抓捕，拉到东港市内桥东的一个地方给孙风昌两手铐在一起，悬空吊铐在铁笼里，吊打一天，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逼迫孙风昌说出张伟的下落。

在一无所获后，于次日将他放回家，逼他找到张伟。孙风昌被打的几个月手都不能握筷子。孙风昌回家后，东港市公安局派人继续跟踪监视孙风昌，孙风昌被迫离家出走，漂流异乡。八个月后，即二零零三年三月底，东港市公安局政保科的王元军、王盛乙带人在合隆镇的集市上将孙风昌绑架，再一次关进看守所。同年六月被非法判刑半年。◇

被折磨致精神失常的高庆飞含冤去世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辽宁省东港市法轮功学员高庆飞,二零零三年被中共监狱以饥饿、奴役、洗脑等手段折磨致精神失常。他于二零一一年初在凄惨状况中去世。

高庆飞家住东港市小甸子镇三团山子村,一九九八年一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以前,他脾气不好。修大法以后,他能够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学法不久他整个人都变了。每天他都静心学法,遇到什么事都用“真、善、忍”来衡量自己,不发火,一心向善,乐于助人,时时处处都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身体更加健康,家庭和睦。他的老伴儿周洪溶经常说:“老高真是变了一个人。”

一九九八年四月,周洪溶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她的气管炎、风湿关节炎等疾病都没有了,一家人每天都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法光中,和和美美,幸福美满。可是,高庆飞夫妇刚修炼大法一年多,中共邪党就开始铺天盖地的迫害法轮功。高庆飞就是在中共的残酷迫害中精神失常,于二零一一年初含冤离世。

二零零零年七月,小甸子镇派出所的警察指使团山村姓杨的村干部将高庆飞诱骗到小甸子派出所。派出所的恶警逼迫高庆飞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并威胁说:“今天你只要说‘不炼了’就能回家。”高庆飞坚定地回答:“炼!”恶警当即就把高庆飞拉到东港,关进了拘留所,非法拘留半个月。又被东港拘留所非法勒索四百元钱放回家。回家后高庆飞和老伴仍然坚持修炼。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五点左右,警察叫人捎信让高庆飞到小甸子派出所去。他去了以后恶警问他是否还炼不炼法轮功,高庆飞坚定地说:“炼!”就这样恶警张贵琦、王兴江、王延军、范同良、王全超等人就把高庆飞和小甸子另一名法轮功学员陈喜平关押在小甸子派出所一夜。第二天早晨,雷电交加,天降倾盆大雨,那些恶警顶着倾盆大雨将高庆飞和陈喜平一同捞上警车拉到东

港拘留所。在东港拘留所关押十三天后,又将他们转押东港看守所迫害。刚到看守所,恶警就指使犯人毒打他们。在监号里有一个外号叫“小东港”的犯人,让高庆飞脱鞋,脱鞋速度稍慢了点儿,就被“小东港”连扇耳光。恶警唆使犯人给高庆飞灌输一些邪党乱七八糟的谎言、歪理邪说,他们叫“洗脑”。让高庆飞背监规,他不背。

大约一个星期后,恶警就开始逼迫他们干手工活(粘塑料花),为他们赚钱。干这种活儿对人体非常有害,那些劣质塑料有毒,味大呛人。从早晨到晚上九、十点钟,脑袋被有毒的气味熏的发胀、恶心、难受。有时完不成定额要干到半夜一两点钟,再完不成恶警就指使犯人狠毒地拳打脚踢。恶徒“小东港”用鞋后跟踢高庆飞。因为皮鞋后跟是打铁掌的。高庆飞的腰椎骨都被踢肿了,伤肿的地方还凸起了一个很大的水泡。折磨到这种程度时,恶警还指使犯人看着不让他睡觉。法轮功学员陈喜平看他们太残忍,就对恶警说:“他这么大岁数,和你父亲岁数差不多,你怎么这样打他呢?”恶警恶狠狠地说:“闭嘴。”又狠毒地打了一顿高庆飞和陈喜平,这次高庆飞被打得起不来了。恶警多次反复用这种方式折磨高庆飞。吃饭时,他的饭菜经常被犯人夺走,高庆飞就那么饿着肚子干活儿,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使他日渐消瘦,身体越来越差,精神越来越差。

二零零三年八月中旬,高庆飞被折磨得身体已经瘦得不行、精神已经崩溃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东港市公安局强行将高庆飞劫持进丹东教养院迫害。那时高庆飞的精神已经恍恍惚惚了,神智不清。但是恶人还是不放过,逼迫他签字放弃修炼。

二零零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早晨,高庆飞和其他二十多名被关押在丹东教养院的法轮功学员全部被转押到本溪威宁营劳教所迫害。那时高庆飞精神已经失常了,血压高达二百八十,心脏病频繁发作。劳



酷刑演示: 毒打

教所叫家人去接人。家人往返路费花掉四百五十元左右。同年十一月底被接回到家中。回家后,高庆飞的身体和精神稍好一些。但是同年十二月,本溪威宁营劳教所又逼着高庆飞到劳教所去一趟。高庆飞的儿子陪着父亲去了威宁营劳教所。高庆飞再次受到精神刺激,到了劳教所后血压又升高了,心脏病再次发作,精神也不正常了。劳教所拒收。高庆飞又被接回家中。这时高庆飞精神已完全失常了,丧失记忆力,血压高达二百八十,完全失去劳动能力,除了吃饭、刮风下大雨知道回家,其余正常人的事情什么也不能做。常年在外面溜达,一直到临终,时间长达七年。

二零一一年初,高庆飞含冤离世,时年六十三岁。高庆飞遭受的非法迫害给家人带来的极度痛苦无言表达。从二零零三年五月底高庆飞第二次被迫害到二零一一年初,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五万元。◇

东港近期迫害简讯

东港孤山镇法轮功学员宋广弟被劫持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迫害

东港孤山镇法轮功学员宋广弟已被东港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法制科与丹东市公安局法制处、丹东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两教邪恶组织)合谋非法劳教,已于二零一二年一月六日被送进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迫害。◇

有一篇题为《走吧，要活着》的文学作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二年：年仅二十岁的犹太人维奥拉为了躲避德国纳粹的追捕藏身于一间破旧的木屋。某日清晨，维奥拉醒了，却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门开了。那人站在她的眼前，维奥拉看清了他外套上的纳粹符号。

让她意外的是，这位军官（华伦士）并没有过来抓住她，像当年她躲在碗橱中看到的那些纳粹兵扯走她的父母那样，他转身离开了。她渐渐放松下来，过去关门。出乎她的意外，年轻的军官把自己的军用棉外套脱下给她，并对她笑了一下。

后来华伦士又来了，告诉她：“我给你安排了船票，去英国，今晚就走。你收拾一下，躲在那里会比较安全。”

维奥拉并未立即收拾东西，“为什么要救我？”原来很着急的华伦士表情镇定下来，“我只是希望，有人能活下来。”维奥拉转头看那件外套，“你杀了很多犹太人吗？”

“我没杀过人。这军衔是我爸爸的，他死后，他的上司便把他的位子传给了我，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纳粹，

选择



图：匈牙利警察阿帕达·贝拉（右一）

可我可以选择。”华伦士回答。

这让人想到另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匈牙利开放了通往奥地利的边境，八月十九日还不到下午三点，边境上就挤满了人，大部份是在匈牙利度假的东德人。他们目的很明确：进入奥地利，然后到西德，再也不回东德了。

还没等匈牙利的警察完全打开边界的水泥栅栏，男女老少的人潮就把铁丝网冲开了一个口子。摄影镜头为当年的人潮留下了永久的定格：人们摩肩接踵地从开了口子的

狭窄的边境栅栏通过，黑白照片的右侧，人群把两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匈牙利警察挤到了铁丝网前，但他们无动于衷，低着头往地上看，对人潮视而不见，嘴角似乎还露着笑意。

两名警察中的前面那个叫阿帕达·贝拉，是当时的值班警官，带着手下五名警察正当班。按以往的规定，对任何企图越过边境去西边的人，警察都可以开枪射杀。只因他的一句命令“不许开枪”，使六百多名东德人得以成功逃往西德。开始的时候，贝拉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歧视，但不久，柏林墙倒了。他成了英雄。

一个公民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是渺小的，但是面对谎言与暴力，他可以选择屈从邪恶或者坚持正义。

上述故事给了当今的中国人最好的启示。古语讲“凡是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特别是面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遭到残酷的迫害、善恶正邪被中共宣传机器刻意颠倒时，我们更要拿出先天的善念，识破中共的谎言，拒绝成为暴政利用的工具。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良知，良知会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

谎言与真相

中共为迫害法轮功制造了许多欺世谎言，但谎言是一揭就穿的，请看下面典型的几例：

所谓的天安门“自焚”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发生。中共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自焚，后改口为七名。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疑点重重。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 焦点访谈的“自焚”

镜头中，可清晰看到：“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面部都被烧坏，而两腿中间装有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最易燃烧的头发也还在头上。



所谓的“围攻中南海”

中共造谣说：九九年法轮功“四·二五”和平上访是“围攻中南海”。其实，中共从九六年《光明日报》的舆论攻击开始，就有预谋的系统实施对法轮功的打压了。从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到中共江罗一伙扣押人大委员长乔石、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法轮功的正面肯定批示；

从一九九八年七月公安部内定法轮功为“×教”，四处派特务收集“罪证”未果，再到动用公安强行驱散炼功群众、非法抄家……三年中，打压不断升级。最后终于由警察殴打及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天津事件”，引发了“四·二五”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

所谓的“1400例”

中共炮制罗织了“1400例”杀人、自杀恶性事件嫁祸法轮功，其中“1400例”谎言的第一例，当时央视报道说：天津市棉纺六厂职工孙学敏因练法轮功跳楼身亡。

有知情者揭露事实说：我和孙学敏曾在一个单位，她在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前后得了精神病，之后时常犯病。大概在一九九七年下半年的时候，我见她到法轮功炼功点来学了两次。因为法轮功明确告诉学员，有精神病（史）的人是不能炼法轮功的，因为这样的人不能自己把握自己。我们想等她再来时去劝阻她，但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来学。大概过了半年以后，听说她跳楼自杀了。真正的法轮功学员是要坚持炼功学法的，她只是学过两次动作，怎么算是个法轮功学员呢？而中共竟然把一个精神病人挖出来凑了“1400例”的数，并排了第一名。如此制造谎言真是挖空了心思。

